



一念 情起

下
▼

九月如歌/著

她会和他一起白头，
只是天各一方

因深情而绝望，因绝望而疯狂，
因疯狂而毁灭，她得的病是爱情

YINLIANQINGQI

网站点击逾千万，2014年言情大赛第一赛季冠军

连载期间11次月票榜冠军，9次连冠，网站订阅总榜第一



一念 情起

下

九月如歌／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念情起: 全2册 / 九月如歌著. —南京: 江苏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5
ISBN 978-7-5399-8055-3

I. ①一… II. ①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10705号

书 名 一念情起
作 者 九月如歌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朱琳琳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朱琳琳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500千字
印 张 35
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,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8055-3
定 价 59.80元(全2册)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一念情起

目录 【上】 ▼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 一 章 | 惊见来人 | 1 |
| 第 二 章 | 只是赎罪 | 24 |
| 第 三 章 | 曾经恋人 | 52 |
| 第 四 章 | 家法伺候 | 75 |
| 第 五 章 | 齐人之福 | 106 |
| 第 六 章 | 恶趣相投 | 134 |
| 第 七 章 | 兄弟决裂 | 170 |
| 第 八 章 | 如此离别 | 200 |
| 第 九 章 | 等一场雪 | 223 |
| 第 十 章 | 威逼利诱 | 245 |



一念情起



目录 【下】 ▼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|
| 第十一章 | 黄雀在后 | 269 |
| 第十二章 | 白色之夜 | 289 |
| 第十三章 | 波涛暗涌 | 316 |
| 第十四章 | 情生意动 | 349 |
| 第十五章 | 笑里藏刀 | 370 |
| 第十六章 | 海上庆生 | 390 |
| 第十七章 | 命悬一线 | 418 |
| 第十八章 | 家宅不宁 | 455 |
| 第十九章 | 投君所好 | 485 |
| 第二十章 | 共我相思 | 516 |



第十一章 黄雀在后

书房的门被突然推开，裴锦程和老爷子均是一惊。

“大哥？”“申凯！”二人讶然齐声道。

申凯站在门口，目光如炬地看着二人，拳头握得铁紧，“你们这是在商量什么混账协议！”

老爷子的眉头突然收紧，斥道：“出去！”

“出去？”申凯望向老爷子，冷冷一笑，“叫我出去？不是叫这个混账出去吗？”他伸手指着裴锦程，说着就冲了过去。

老爷子愕然一惊，拍步往前一站，挡在裴锦程身前。裴锦程突然一慌，一把拉住老爷子，申凯已经吓得一身冷汗，立时收拳，拳还握在半空中。他瞪着老爷子，眸中火光有燎原之势，“我总算是看明白了，从我和小五回来海城，你就反口——当时你就打定了主意，是不是？”

申凯这时候气得连敬语都省了。他怎么当时没有看出来？他去G城之前，老爷子说会不惜一切代价，只要小五愿意离，申家就支持；才不过两天，一回到海城，马上就改了主意，还当着家里那么多人的面说不准离婚。老爷子这脑瓜子里到底在盘算什么东西是他所不知道的？他冷讽讥诮地看着老爷子，皮笑肉不笑地嗤笑一声道：“您老这是想把我妹妹卖个什么好价钱？”

“申凯！”好在老爷子身子骨虽瘦，却没有高血压这样的毛病，否则一定会被申凯气得晕倒吐血。卖？这个字简直就像一把刀子一样割着他的心口。小五是他最

爱的孙女，如今却要安上这样一个侮辱性的字眼。

“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”申凯觉得气血一阵阵上涌，他怎么会那么傻，以为爷爷只是怕妹妹不幸福？

裴锦程抬步移至申老爷子身边，稍微靠前一些。他对申凯其实也是没有好感的，如果不是申凯去G城唆使着申璇离开，他们之间也不用弄得如此大动干戈。

没有好感是一回事，但这个大舅子的身份摆在这里，他想要不理却是不行。不但不能不理，还得有礼貌，还得和颜悦色，还得晓之以理。

“大哥，纳妾并非我的本意。我跟阿璇也说过，我并不想纳妾，我父亲纳过一房妾，虽然看起来很和睦，但那并不是我的生母，我对她并没有什么感情。一个男人在家里要同时应付一个或者多个女人，实在是一件非常累人的事。我这个人向来喜欢生活简单轻松一些，根本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，所以在我的潜意识里，一直是排斥纳妾的。”

申凯是海城人，海城靠近北方，海城人普遍性子大大咧咧、豪放，他性子本又从小放养惯了，这时候听裴锦程的解释，眼里露出不屑，连声音都充满了轻视和鄙夷。他的眼睛对着裴锦程的，嘴往边上一呶，唾沫星子都喷了出去，“少他妈在我面前装犊子！这要享齐人之福了，你还在老子面前装可怜！想娶可以啊，你娶十房八房都可以，跟小五脱离婚姻关系再说。没人管你，也省得丢了申家的人！”

裴锦程轻吸了口气，并没有放弃继续跟申凯解释，“裴家现在不比从前。三爷爷去世之后，裴家就像断了胳膊一样，处处使不上力。我想申家也知道这种感觉，否则怎么会一家人支持大哥的事业，对不对？但裴家现在处处受制于人，申家又远在海城，一个东，一个南，相隔十万八千里，就是裴家想要与申家联手都没法联。不是我想要靠女人去渡过裴家的难关，而是不想因为女人的事情来捣乱，影响了裴家的发展。”

看着申凯眼里的愤懑和敌对，裴锦程显得无奈，继续道：“爷爷和大哥说裴家想要处处压着申家，可裴家从未这样想过，甚至现在裴家根本没有压制申家的资格。裴家自身都难保，又哪有能力来压制申家？我之所以跟爷爷和大哥说这些，是想你们理解。大哥在G城待过，想必也知道水上乐园的事。裴家如果不把这段时间平稳过去，浪头就会一个接一个地打过来。我不知道申家遇到这样的局面时应该怎么处理，是坚贞到底、负隅顽抗，还是迂回曲折地用一些非常手段来挽救自己的家族？”

裴锦程风眸轻转，眯一眼身旁的老人，又满含深意地睨一下对面的大舅子，眸瞳微缩，坚定道：“但是作为裴家的人，只不过是让另外一个女人暂时住进裴家，

我觉得于我来说，并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事。”

裴锦程一直都有一种感觉，申璇并没有把G城发生的事告诉申家的人，比如绑架。他一直觉得申璇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还是有自己的想法和决断的。是什么原因不知道，但总有她心思细密要顾及的东西。她不说，总有她的原因。

“当然不是了不起的事，这是一件美事。”申凯冷笑，他并非不懂情理的人，去了一趟G城，妹妹和他说过水上乐园的事，他当时就已经猜到了裴家肯定是遇到了麻烦。若是其他豪门，人家要靠联姻纳妾的事来挽救自己家族，那没什么好说的，他说说不定还会举手支持，毕竟为了家族商业联姻的多得是，并不稀奇。可是一旦那主角涉及他最疼爱的妹妹，叫他如何淡定和理解？

裴锦程苦笑一阵，“我从小就不喜欢被人牵制，连爷爷也极少束缚我。我这次相当于是被强迫纳妾，大哥以为我真的会觉得美？”

申凯看申老爷子一直拧眉思索就来气，裴锦程这家伙他是万分讨厌。三年多前若不是这家伙那么经不起敲，就不会害得妹妹和家人分别这么多年。妹妹从小因为哥哥多，惹了不少事，打了不少人，但个个都没裴锦程这么柔弱。

没出息的瘪犊子，连一瓶子都挨不起，当什么男人？呸！

他讨厌裴锦程这种姿态，从一进家门就一直是这样子，好像多有修养、家教多似的，穿衣服穿得人模狗样的，一副正人君子的样子，连露个笑、站个姿都处处绅士从容，衬得申家养的儿子好像全是一帮子土匪。就他裴锦程是大家大户出来的？什么东西！装也不是这么个装法！谁还不知道他裴锦程以前是个花花公子？

裴锦程哪里知道自己的大舅子这样看他，若知道人家嫌他太绅士，他才不想装得这样人模狗样，巴不得随意些。他只是想着自己是申家的女婿，为了让人家有个好印象嘛。

申凯讨厌他，不仅仅是因为他太绅士，如果他今天以平时在申璇面前那种样子出现在申凯面前，申凯一样会看不顺眼。说不定又会暗骂，他裴锦程算个什么东西，跑到申家来衣服都穿不周正，到底有没有把申家放在眼里，到底懂不懂什么叫礼貌？裴家好歹是大家族，连家教都没有了？

所以，有时候好感不好感完全跟穿着、言语没有关系。看你不顺眼，你就是满身都刷24K纯金粉，人家也会觉得你是刷的廉价漆。

“哼，你过来说这些有什么用？你过来根本不是来商量事情，你是过来宣告结果的，对不对？”

裴锦程看着申凯那眼神，俊雅面容上眉宇微微轻蹙，对于这种没有可辩性的谈判，

他只能尽量做到让对方理解。

“大哥，这不是宣告，你这样的措辞我觉得不妥当，我只是想取得你们的同意和谅解。”

申凯冷嗤，“想要取得我们的同意和谅解？不就是宣告吗？”

“……”裴锦程叹一声。

“我们不同意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
裴锦程的背上已经被逼出了细汗，“我希望你们能够同意，而且现在不是非要纳，只是暂时住进裴家。”

“我绝不同意呢？”申凯声音重重地坚持道。

老爷子心里左右摇摆，不答一言。申凯有申凯的骄傲，裴锦程亦是如此。但这场谈判，裴锦程明显居于下风，因为他的难处不被他人理解的时候，他所做的一切都不会被人理解。同样的事没有发生在申家，他无法叫申家人来感同身受，因为申凯没有妻子，妻子没有牵涉绑架，不会因妻子绑架案牵涉纳妾，更未因为家中势力缩小而不得不收强硬势力家族的女儿为妾，申家更没有因为家族势力不够强大连生意都开始受制。

他的难处放在申家不值一提，他所有的解释都是牵强，所有的解释都是掩饰。

裴锦程转身，踱步，蹲下，把地上的契约捡起来收好，又站起来回到放公事包的椅子边，把文件装进去，最后把公事包提在手里，对着申老爷子礼貌地鞠了一躬，“爷爷，今天打扰了，也不知道阿璇的行李佣人有没有收拾好，我明天有会，晚上要赶回去。”

申老爷子眼瞳一放，心头已是大惊。裴锦程的举动像一把锤子，他心里原本下不了决定的想法在这个时候突然被锤用力一砸，瞬间惊觉清醒。他的确想过让申璇离婚，毕竟是没有感情的婚姻。可是花无百日红，路无千日好，总有冬季来临，总有路面会断陷需要修整。他是不愿意孙女婿纳妾的，但是申家……

申凯看着裴锦程还是一肚子火，裴锦程解释的时候他一肚子火，不解释了，他还是一肚子火。他不明白妹妹喜欢这个男人什么？像茅坑里的石头，又臭又硬！

申老爷子此时有些后悔，却又因为裴锦程已将契约书收起而羞于开口。

书房门突然被推开，连门都没有敲。申老爷子虽不像裴立那样看似威严凛然，但申家依旧有申家的规矩，哪有晚辈进来不敲门的？申凯是散养惯了，但所有人都这样，家便没有家规了。

老爷子面色倏地一沉，还未开口，那推门而入的二儿子望着老爷子已经脸色大骇，

“爸，不好了，D市的煤矿塌了！夜班107个工人都在井里作业……”

裴锦程刚要转身离开的身子僵了一瞬，立即扔了手中的公事包，几乎和申凯同时抬脚跨出，扶住直挺挺便要倒下的申老爷子……

“爷爷！”

“爷爷！”

“爸！”

有些事情没有人能猜到是什么结局。申家的矿地如裴锦程所说，最近一直不太平。申家的矿不小，想吞申家矿的大有人在。申家在海城，海城是没矿的，矿在另外的省份，但申家在那里不过只有业务代理而已，所以，这一次怕不是说应付就能应付过去的。

申凯跟裴锦程合力把老爷子扶抬到沙发上放好。申凯内心表面俱是焦急，他伸手抚住老爷子的心口，声音里有埋怨和斥责，“二叔，叫朱医生过来，赶紧，顺便叫救护车，两边准备好。”

裴锦程站起来，把围着老爷子的位子让开透气。他觉得这个时候自己让开是最合适的，他的着急无非是常理上的，而申凯的着急是情感上的，这个时候不能大家都围住一个突然昏倒的老人。

“大哥，现在需要我做些什么？”

申凯蹲在沙发前，一边替老爷子在心口顺气，一边掐住他的人中，目不转睛地看着老爷子脸上的每一个神色，“你帮我下去找素姨拿点风油精上来。”

裴锦程马上应道：“好。”说完便转身出去。

老爷子很快在私立医院醒了过来，他没有大家想得那么虚弱。做矿业，矿难的事极有可能会遇到。只不过人数太多，他现在年岁也大了，近来又是多事之秋，才会一下子受刺激而晕倒。

裴锦程是这家里最冷静的那个人。很多事，他如方才的申家人一样，不能感同身受，比如老爷子的晕倒，他会着急，但不会慌乱得手足无措，情感上也不会受到制约。他不会像申凯一样连老爷子一点眼神的异样都要去捕捉，他会冷静地问医生每一个常规的问题，而不会像申家其他人一样提一些不着边际的问题。

裴锦程突然拍了拍申凯的肩，申凯微微一惊，转过身来，看到裴锦程的领口已经松了扣，袖子挽了起来，样子随意不羁，可眸色却很凝重。

“大哥，二叔正在去机场的路上，我看不如这样，你在这边守着，我也跟着二叔一起过去。反正我的飞机还在这边，也方便。你的身份比较尴尬，还是留在这边

好了。”

申凯略一蹙眉，“你去？”

“嗯，我去。”裴锦程点了点头，眯一眼申家的三叔三婶，目光淡淡，朝着申凯一偏首，示意他借一步说话。申凯瞬时明白过来，刚刚三叔三婶小声议论老爷子的遗产问题，还涉及裴锦程会继承的百分之四十。兴许那对话裴锦程也听到了。真是家门不幸！他顿感羞耻，这火烧眉毛的时候，他也无法计较那些，“去楼下。”

裴锦程跟申凯急步到了楼下空地。私立医院人不多，所以花园里也显得空旷，裴锦程看周围已经没人，转身过来便问：“大哥有没有好的对策？”

申凯道：“立即准备好抚恤金，不能拖，否则会出大事。”

裴锦程微挑一下眉，“除了钱呢？”

申凯双眉一皱，冷冷问：“什么意思？”

裴锦程道：“如果有人挖申家的料，堂堂一个家族产业出了矿难，抚恤金的事可能还好解决，但是大哥有没有想过，万一有人借矿难的事大做文章呢？申家不只有矿，海城也有很多产业，难道也要落到裴家这样任人宰割的地步？”

申凯心下一凛，“裴锦程！你又想威胁申家什么？”

裴锦程睨着申凯的目光淡然从容，沉敛镇定。申凯的敌意，他不打算再好言相慰，这世界上对他不满的人有很多，如果所有人的不满情绪他都要照顾，那他这辈子干脆什么也别做，去做心理咨询师或者政治辅导员好了。

一提气的时候，裴锦程的目光从淡然瞬间过渡到坚定，“大哥，我不想威胁、也没打算威胁任何人，或许在你眼里，我做的任何一件事都是为了光明正大地纳妾，可是你有没有想过，让白小姐暂时进门这件事，不管申家同意不同意，我都要做。决定了的事不会改变，我之前之所以把条件开出来，还做出让步，只是给予申家最大的尊重。你话说到这份儿上，我也想把我的话说得明白些——申家倒了，对我虽然没有好处，但也没有坏处，可阿璇肯定会受到影响。”

眼前这个裴锦程生来就是跟他相克的，说的话真不中听，申凯冷冷讽道：“怕小五受到影响？你说得这么仁义，难不成是爱上我妹妹了？”他看自己妹妹的状态就是求爱而无门的样子。

裴锦程被申凯问得一瞬间懵愣，从跟白珊在一起，他们也会学着小情侣一样约会、吃饭，说我爱你，除了白珊，他还没对别的女人说过“我爱你”三个字。他觉得既然以前对别的女人说过，那么“爱”这个字就不应该再对别的女人说，否则也太廉价了，不是吗？

“……爱这个字说起来未免太重，大哥以后娶的太太若是没有所谓的爱情，难道就任她自生自灭？阿璇是我的太太，我对她有应该有的责任。”

申凯细细嚼着裴锦程所说的责任。责任？他就是不想负责任，所以不想结婚。“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裴锦食指微曲，在鼻端轻轻揉了揉，又不着痕迹地往周围睨了一圈，凤眸微眯，慎重道：“大哥在海城很好的人脉，这座煤矿最好不要跟申家扯上任何关系。反正商场本来就是尔虞我诈，你不妨也诈上一次。公司的法人代表不是申家的人吧？”

“不是。”申凯回答，很多企业的法人都不是真正的老板。

“那倒是简单了，重大事故责任的罪责落不到申家人的头上来。我想的问题倒还是多余了，原以为会是申家的人想过要做点手脚顶包，那么现在你只需要起草一份股权转让协议，让我占一部分有发言权的股票，让申家的人不要出面，我去D市处理。”

申凯觉得自己一定是防裴锦程防得太厉害，才会觉得这一招走得危险。可是裴锦程连金矿都欲退回来，还会在乎一点煤矿的股份吗？他有些看不懂了，“裴锦程……”

裴锦程将申凯的疑惑置之不理，又问：“嗯，申家有多少流动资金？”

申凯摇了摇头，“生意上的账务我一向不管，而且申家不像裴家，我们是分家的。但煤矿是属于几家人共有的，如果要处理抚恤这一块，肯定每家人都要出钱。”

裴锦程点了点头，眉峰一挑，“可你也看出来了，这钱怕是不那么好拿出来的。”大难临头各自飞，谁能保证申家每个人都同舟共济？

申凯心里一点也不爽，“到时候由不得他们。”

“嗯，到时候？到什么时候？到闹到举国震惊的时候？”

申凯一顿，“我马上来处理。”

“嗯，你召集他们先商量，我先去D市。那边的情况我了解一下，抚恤金这个赔偿度你先核算一下，两个小时以后我应该就到了那边，你再给我打电话。”

“好。”

裴锦程又道：“钱的事，申家的流动资金若是不够，你可以跟我说。”

申凯突然警觉，“裴锦程，你别以为你这样做，我就会同意小五跟一个纳妾的男人生活。”

裴锦程闭了闭眼，他想，他为何要在申家人面前这样隐忍，为何要来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？说点重话又能怎么样，反击回去又能如何？可重话他最终还是没有

说出口。风眸睁开的时候，抬腕看了一下表，“我先走了，你在这边好好照顾爷爷。股权的东西准备好了，赶紧让人送到D市来，我签字。动作要快。”

申凯还愣着，裴锦程已经转身离开。花园里路灯零星分布，比天上的星子还要亮，照得离去的男人背影越发颀长。

矿难现场救援是当地州长的精神安抚，裴锦程一到，便把财力抚恤原则给州长透了底——尽一切力量救援每一个生还者，尽一切力量安顿好每一个死伤者的家属。

这两句话，让在这片煤矿中生存的人有些半信半疑。然而，在裴锦程的努力下，这件事处理下来居然出奇的顺利。所以这两天之内，新闻里的报道全是当地有关部门对突发事态的积极处理，企业对重大责任事故的积极承担和配合，事态公开透明。矿难死者赔偿金额创下历史最高，一百六十万元！这个数字报出来的时候，家属都以为听错了。另外，死者如有子女，裴氏基金将从现在开始支付死者子女的学杂费，及每月八百元生活费。即使配偶再婚，这笔费用也会支付到死者子女学业完结。

媒体报道裴氏企业有现代企业的责任心，从事故发生起，积极救援、积极赔偿。媒体跟踪报道了几名对赔偿金额和方式毫无疑问的家属。

电视节目里的报道，申璇看到了。

裴锦瑞也看到了。他闭着眼睛听着报道，拳头捏得关节发着青白。他在想象，当申璇看着这些报道的时候该是什么样的心情。他不管穿着还是表情，向来都是沉稳得一板一眼，可他此时焦急愤怒难耐。这两天他都关注着裴锦程在D市处理矿难，这事情明明会闹大，裴锦程到底是怎么摆平的？

他有些看不懂这个哥哥。

裴锦瑞眸子深沉阴暗，一咬牙，拉开椅子坐在书桌前，打开邮箱编邮件。最后一段内容：“现场做成矿难死者家属闹事，绝不能让他活着回G城！”

“少奶奶！老爷过来了！”一大早，小英就急急忙忙推醒申璇。

申璇一个激灵，翻身就坐了起来，头发凌乱地蓬开，唇有些干，却把唇绷得更小了些，“爷爷人呢？”

“在外间，赶紧把衣服穿起来！”小英已经把衣服给申璇放在了枕边，催促着。

申璇哪里还有睡意，爷爷来解救她，她高兴还来不及。不过这一念头也才一瞬，就被另外一个想法淹没了——爷爷是个很注重地位和举止的人，裴锦程不在家，这里主人房只有她一个人睡着，爷爷是不可能跑到她卧房外来等人的。除非……有大

事！怕下人传得不清楚，必须亲自来！

她穿好衣服，跳下床，飞快地跑进卫生间，洗脸刷牙，头发随便一兜，扎了起来。

出现在老爷子面前的时候，虽没有精致到一丝不苟的妆容，但还算整洁。

裴立就站在厅中，申璇微一鞠躬，行了个礼，“爷爷，早上好。”

“阿璇，你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到D市去。你妈你爸昨天去了国外，我本来是要去的，可是你二爷爷正往这边赶来，我要在这边应付一下，随后就到。”裴立看到申璇一脸茫然，又道：“锦程受了点伤，有些……严重。”

裴立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就已经决定立刻起身去D市，可是东西才收好，二弟裴宗便来了电话，说是要到裴宅来。

他是不想把孙子出事的事情透露出去的，裴锦程是未来的家主，若是他一出事，裴家都要动荡。所以三年半以前裴锦程成了植物人，他愣是把这一消息压了下来，连婚礼也只请了大亲，还一一打过招呼，不得外泄。

他人虽老了，心却清明。

现在这时候不比三年半以前。以前可以当裴锦程再也醒不来，家主可以另择他人。可裴锦程醒了，已经打破了一些原定的平衡，造成了不安，这时候如果再把裴锦程受伤的消息泄露出去，只会让家基更加不稳。所以即使现在家里只有裴锦瑞，还有一架飞机，他也没有开口要用，只是让阿生去订航班的票，他想悄悄地走。

哪知裴宗又神叨叨地非要过来。

他不太管梧桐苑这边的事，只要小两口不打架，一些吵吵嘴、小打小闹的事，他都不掺和。所以申璇几天没去餐苑、没去上班，他也没管，当她在休假。这时候也是没了办法，不能让别人看出异样，只能叫申璇先去。

申璇连“伤得怎么样”也没有问，直接转身去了卧室。裴立没有跟进卧室，但声音拉大了些，“阿璇，那边天气不比南方，早晚很凉，怕是要冷下来了，你带点稍厚的衣服。”

“哦。”申璇的应声传了出来，便再也没有话。

“阿璇，现在宅子里没有飞机，我马上让阿生给你订航班票。”

“好。”依旧是一个简单的回应从卧室里传来，里面有繁杂的声音，拉滑衣柜门的声音，衣架扔到地上的声音……

在机场等待的时间是熬人的，即便是头等舱的票，也依旧是跟经济舱的人一起起飞，只不过先上机、先下机而已。最早一班飞机，也是十点一刻。

申璇不知道，在她候机的时候，另一架私人飞机已经抵达了D市的机场，安全停靠。白珊在佣人阿月的陪同下，下了飞机。

她身影瘦削，肩膀抽动，眼睛通红，时不时地还抽着鼻子，忍也忍不住地拿着纸巾擦眼泪，阿月不停地递纸巾，“小姐小姐，你别哭了，马上就到了。”

白珊点头，难过得只剩下嗯嗯的应答声。

打了辆出租车，阿月跟司机说：“仁心医院。”司机说“好”，压下了计价器，白珊的手机响了起来。她接起来的时候，鼻音还很重，声音很温柔，“我已经到了，很快到医院。对，我知道，可是我现在总要知道锦程的伤势吧？申璇来也没关系，锦程好好的不就行了吗？什么？”

裴锦瑞收了电话，便往办公室的大椅上一靠，将力气全部卸下来，垂了肩。他昨夜将事情安排好后，原本一阵轻松，从郊区小行宫回到裴宅也是惬意无比。哪知一大早D市传来消息，裴锦程本来被击中倒地，他们想要解决得彻底一些，但是有四名保镖跟死士一样死死护住了他。虽然倒在地上的裴锦程已经一动不动，但最后还是被救护车拉走了。

报消息的人不在现场，很快跟踪救护车送到了医院。

无论如何，他得确定裴锦程是不是死了。让白珊过去，一来抢在申璇之前，二来去近距离探一下裴锦程的伤势。只是为了不让人怀疑白珊和这些事有任何关系，他把裴锦程受伤的消息让D市那边的人传给了跟裴锦程有关的各个豪门。

申家，白家，还有二爷，还有些想巴结裴家的人，裴锦瑞都让人送了消息，连医院和房间号都说了。白珊到的时候，应该早有一些人先到那家医院了。虽然那些人不一定如白珊一样能见到裴锦程本人，但起码可以让老爷子不怀疑到白珊头上去。

这么好的机会，希望不会失手。

裴锦程精彩的人生本来就该在三年半以前终结，何必来写这些续集？

权力和女人，通常都是先有权力，女人才会对其崇拜。等他裴锦瑞成了裴家一家之主的时候，申璇吗？他要定了！

裴锦程刚从手术室里出来，做了局部麻醉，右腿、腹部、后背，都有重击过后的伤口，没要命，但也不是轻伤。

麻醉的时候裴锦程一直在睡，觉得这觉睡得很舒服。他是被白珊的哭声弄醒的，嘤嘤嘤的，声音又低又压抑。他的俊眉皱成了蚯蚓，头又开始疼了。伤口现在还感觉不到疼，但还是觉得有些虚弱，“小珊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白珊倏地停住，一看裴锦程跟她说话，惶怕地抓住他的手指，捏得紧紧的，鼻音极重，听起来声音都细细瓮瓮的，“锦程，你终于醒了，担心死我了！好多人都说你受伤了，你吓死我了，知道吗？”

裴锦程认为女人的眼泪是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，有时候你希望她流，有时候不希望她流。他轻声道：“别哭了，我不是没事吗？”

“我忍不住，锦程，我好担心。”

输液那只手的手指被白珊紧紧地握着，只能用另一只手去给那两只水龙头关水，不然那水就啪嗒啪嗒地往他的手上滴。可白珊性子就是有些柔弱，他又说不得重话，偏生这个时候，他也没力气说重话，“好了，好了，不哭了行吗？”

申璇出机场的时候想，他要是敢有事，她就把他拖到大街上去曝尸！现在他没事了，好手好脚的，还打着吊瓶呢，另一只手还不得空地给旧情人擦眼泪。她现在真想把他拖出去曝尸！

门被推开那一瞬，裴锦程和白珊齐齐地将目光移了过去。看到申璇一身休闲打扮，头发随意扎在脑后，裴锦程躺在床上，看不清她穿什么鞋子，不过从高度来看，没穿高跟鞋。

看到申璇那双很是毒辣的眼睛，裴锦程放在白珊脸上的手马上缩进了被窝，被窝里的手捏着，拇指紧紧地搓在食指上，搓得咕咕的响，脸色憋得有些难看，“阿、阿璇，你怎么来了？”

申璇冷笑道：“我还来得不是时候，是吧？”

小英站在申璇身后真是干着急，裴家的规矩就是主人的事下人不能插话，她现在真想冲过去把这个白小姐给扔出去。

裴锦程脑仁又疼了，“呃……”

申璇看到裴锦程那一副说不出话来的样子，就恨不得立刻把他拖出去弄死算了。她忍了忍，看到白珊满脸泪珠子就火大，明眸一转，瞪了过去，鄙夷地嘲讽道：“哭什么哭！打湿几条床单了？哭得这么凶，号丧啊！”

白珊原本只是伤怀担忧，申璇的到来本来就让她有些心慌，可想到日后两人都要在裴家生活，照顾同一个男人，便又觉得没那么害怕。哪晓得申璇一来就这样说她，她明明只是难过，看着自己喜欢的男人躺在那里不动的时候，便害怕再发生以前的事，却被申璇骂作号丧。

“我、我、我……”

申璇看到白珊紧紧捏着裴锦程的手指，又气又恼，现在说要进门住，以后会娶吗？

当了妾，就凭他们曾经的感情，白珊又岂愿甘居于妾？她在这个位置到底是坚持还是放弃？裴锦程把她弄回G城来图个什么？难道男人真的可以把性和爱分开？爱着一个弱不禁风的女人，身体却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找快感？他怎么可以这样？

申璇暗暗咬牙，实在等不了白珊结巴的解释，看着她，冷冷地问：“白小姐，他伤得不重吗？”

裴锦程眸色一敛，已经有了不快，他躺在这里，她居然觉得他伤得不重？

白珊忘了放开裴锦程的手，裴锦程自己又完全在申璇的话里思旋。白珊虽然依旧坐着，但对申璇的态度很是恭谨，完全像是一个小妾对正房太太该有的态度，声音和眼神都很顺从，“挺重的，我问了医生，腿、后背、腹部都有严重击伤，伤口也大，有缝针。”

申璇听着白珊绵软的声音，心里一紧，可怒火更盛了，真想冲过去好好拍拍这女人的脑袋，但人家情深意浓地有男人护着，她就算是个太太又算个什么事？“白小姐，你都说他伤得这么重了，不让他好好休息，你坐在这里拉着他哭什么啊？你不知道医院内禁止喧哗的吗？”

白珊一愕。裴锦程眼神一松，轻轻呼了口气——是，他得休息。趁着伤口麻药劲儿没过，还能睡会儿。

申璇转身对小英说：“去申请一床陪床床褥。”小英放下行李箱，赶紧说“好”，说完便离开了。

申璇深呼吸，让自己淡定些，否则以后白珊若是住进了裴家可怎么得了？天天让她看这样的场面？

她走过去在裴锦程的床头边蹲了下来，脑袋的位置差不多就是裴锦程扎着针头的手的位置，那手指被白珊捏着，申璇伸手指了指，“白小姐，这是个受伤的病人，你知道不知道什么叫血液循环？你觉得一个需要输这么多药液的人的手，适合被这样捏着吗？”

白珊的手像触了电一般，赶紧松开，站了起来，“对、对不起，我只是，只是担心，一下子忘了。”

申璇拍了拍白珊的肩，“没事，情之所至嘛，你估计是脑子被担心弄得糊涂了，去睡一觉就会好的。”这话刚一说完，小英就跑了回来，“少奶奶，床褥申请好了。”

申璇点了点头，“那你先把白小姐的住处安顿一下，回来再把行李整理一下。”

小英得了主子的命令，一下子来了士气，笑盈盈地走向白珊，做了个请，“白小姐，请吧。”